



橋空鎖芙蓉。面不似朝陽。貯飛燕英雄。一去不復見。古瓦與人。作碑。

曹操剛纔落筆止寫了兩句。忽有人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荆州牧。今孫權以妹嫁之。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劉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荆州。何以驚耶。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龍入於大海。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也。昱曰。孫權本已與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也。今權故令華歆入國為使。乃安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曰。如之奈何。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在中一擊而可得也。操問其計。未知若何。

諸葛亮三氣周瑜

曹操聞之大喜。問其計。程昱曰。東吳倚仗者周瑜也。丞相就奏衣

川益徒勞皎日青天心獨苦

諸葛亮三氣周瑜



巴丘斷夢秋風白鶴恨難平



周瑜為南郡太守。張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為讐敵矣。乘其相併。却作良圖。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三日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封為大理寺少卿。即日頒詔。加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程普江夏太守。文武盡醉。筵散。操回許都。使令送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其職。周瑜自領南郡。更思向日之讐。如何不報。遂上疏與吳侯。令魯肅去取荊州。孫權喚肅曰。當初汝保荊州來。今日劉備。又是我妹夫。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到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取之。遂辭下船。投荊州而來。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有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此是令俺自相吞併之意也。他使兩處興兵。於中便來取事。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又要奪荊州之計。云

德曰。如何抵對孔明曰。若魯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放聲大哭。將哭到悲切處。亮自出來解勸。計會已定。遂接魯肅來。到堂前。謙讓。次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即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曰。如何太謙。只念舊交。讓肅坐於側。茶罷。肅開言曰。今奉吳侯命。專為荊州一事而來。自借許多時了。未蒙見還。今日既然結了親眷。合宜交付最好。玄德聞知。掩面大哭。肅大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風後出曰。諸葛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其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時。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兄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若不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舅舅面上不好看。事實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只得慟哭。孔明說罷。聳動玄德衷腸。真箇搥胸頓足。放聲大哭。魯肅起身勸曰。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

回見吳侯勿惜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尊親再容幾時肅曰
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
乎望子敬試為之魯肅是箇寬仁長者見玄德哀痛至甚只得應允
玄德孔明拜謝宴畢送魯肅下船迺到柴桑見了周瑜蓋言其事周
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
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吾有一計使諸
葛亮不能出吾計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
見吳侯再去荆州對劉備說既然吳侯結為親眷便是一家若不忍
去取西川我東吳起軍發馬去取取得西川時以為嫁資却把荆州
交還東吳此計如何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亦不可
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你道我自回去取西川與他非也只以此為
名實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荆州劉
必然勞軍就問他索要錢糧兵到城下一鼓平收雪吾之恨解足

之禍魯肅拜辭再往荆州來玄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必是不會
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計又來但說的話主人只看我點頭
滿口應承計會已定肅曰吳侯甚讚皇叔仁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
發馬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荆州想念愛親之故以此為嫁資
但軍馬經過却望應此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非親不鮮其禍難
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是子敬之贈一言稱謝難盡孔
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遠犒勞魯肅暗喜自回玄德問孔明曰此
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
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釋義春秋時晉欲伐虢路
經不虞而以良馬美
玉借道經過實欲并取虞國虞
公許之後伐虢果并滅虢矣虛名收川實來取荆州也等主公出
城勞軍乘勢擊下便就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
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便收拾窩弩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鰲
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了也九分無氣喚趙雲聽了計如此女此

其餘我自有一揮布之德大喜。自作準備靜軒先生觀此有感遂吟一絕以味嘆云。

周瑜決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江香餌穩。不知暗裏

釣魚鉤

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便教魯肅訴稟吳侯。差人交割城子。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揭了。白痴膿水無出身軀無事。調遣甘寧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隊。水陸進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自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為孔明中計。水軍二萬五千人。迤邐進發。前軍至夏口。周瑜問前面有遠接之人否。人報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之禮。糜竺曰。主公皆準備下。應付錢糧。陸續起運。瑜曰。皇叔何在。竺曰。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為汝家之事。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

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釋義按一統志公安縣屬荊州。

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在那軍中。遣上船。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城上。插兩

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周瑜教船傍岸。瑜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般兒軍官。皆上馬。隨行虎賁音奔千餘人。遙望荊州。來到城

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前軍叫門。城中守門將軍問曰。是誰。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忽一聲梆子響。白旗倒處。兩面紅

旗。便起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子龍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為何。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何相問耶。子龍答曰。孔明軍師。已知

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乃漢朝皇叔。安忍背義。而取川乎。若汝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

周瑜聞之。勒馬便回。一人打令字旗。於馬前報曰。左右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葭子歸殺來。黃忠從公安小

路殺來。魏延從屋後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馬上大叫一聲箭鎗復裂。墜於馬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大哭周瑜

却說周瑜怒氣充滿肺腑。墜於地上。左右急救歸船。甦醒忽有人傳報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恨而言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宗弟孫瑜到。補註孫瑜字仲異。乃孫權叔父。孫靜之子。周瑜接入。盡言其事。孫瑜答曰。吾奉兄命。助都督一臂之力。遂令催前軍行兵至巴丘。釋義。巴丘山名。在岳州府城南。亦名巴地。塚吳使魯肅以萬人屯此。丘人報上流有軍截住水路。乃劉封關平也。周瑜愈怒。忽又報曰。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紫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以為必不可也。益州

強士險。劉璋暗弱。足以自守。今欲舉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或有愚人見操失利於赤壁。無復興遠伐之志矣。今操三分天下有其二。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安肯坐守中原而老王師乎。今孫將軍興兵遠征。非長計也。倘操兵一至。江南為蕪粉矣。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何天命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事。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大嘆曰。既生瑜。而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初三日也。後史官有廟讚曰。

慷慨知音律。風流有紀綱。氣能吞漢國。力欲展吳邦。擎天白王柱。架海紫金梁。三分誇俊傑。四海識周郎。

後宋吳只居周瑜詩曰

仰訴交情酌酒三盃斟血淚

諸葛亮大哭周瑜



俯追往事祭文一幅寫哀腸



赤壁遺踪跡。再春有政聲。胸謀如管仲。風味似陳平。曾謁三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天命盡。誰不痛傷情。

又范石湖先生吊周瑜詩曰

年少曾將社稷扶。三分獨數一周瑜。世間豪傑英雄士。江左風流美丈夫。功績巍巍齊北斗。聲名烈烈震東吳。青春年紀歸黃壤。提起教人轉嘆吁。

又武成廟史臣讚曰

美哉公瑾。問世而生。於吳之霸。與魏爭衡。烏林破敵。赤壁陳兵。所以玄德。謂瑜世英。

將傳詩曰

赤壁功成一戰勞。威名實可振劉曹。蛟龍不是池中物。三復周郎還慮高。

又詠史詩曰

師行赤壁拒曹公。戰艦無非用火攻。圖備置吳功。蓋世小橋風月屬詩翁。

林逋赤壁懷古詩曰

武昌江夏吊周郎。兩岸春風起綠楊。上境豈圖何日在。追思歷歷

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遠夕陽。千古吟翁哀瘦馬。

吟轉淒涼

瑜死。哭絕於地。魯肅等救醒。拆書視之。方知是薦魯肅代瑜領兵之事。書曰。瑜伏褚泣血頓首。百拜致書於主君明公麾下。切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先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事在掌握。至以不謹。忽有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益。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盱眙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或言有可採。瑜死不朽。臨褚不勝痛切之至。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朔日上。

孫權覽畢大慟而嘆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言畢又哭曰既公瑾臨危獨保魯肅孤何不從也隨即先遣人於路便遣魯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便教發靈柩回孤當自接於半路却說孔明未知周瑜喪於巴丘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同死矣至曉却白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矣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以吊喪為由就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懼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何愁下者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來與周瑜吊喪於路探聽人報孫權已令魯肅領兵權扶柩回柴桑做好事孔明逕到此柴桑人報魯肅劉皇叔遣孔明來與周瑜督吊喪肅乃接入相見禮畢周瑜部將皆欲殺之因見子龍帶劍相視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上而讀祭文

曰續大漢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南陽諸葛亮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大都督公瑾周府君靈柩前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脩短固天人非不傷我君寔愛酌音類酒一觴

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吊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疎財讓舍以居吊

君弱冠音貫濟會風雲音建建勳業割據江南吊君壯力遠鎮巴丘景

升懷慮討虜無憂吊君丰度佳配小橋漢相之婿不愧當朝吊君

氣槩主不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吊君鄱陽將幹來說府君納

舌事主終濟吊君弘才文武籌畧遠邇小子心寒膽落昭君凜凜

公獨諤諤釋義音岳張昭欲降音周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

雄資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

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干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

愴然主已哀泣更皆淚漣亮也不才巧計求謀助吳拒撫輔漢安

劉猗音角之援首尾相倚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

未展才猷舉世那知千里馬

未陽張飛薦鳳雛



大經薦拔當時方識九臯禽



曰斯人襄陽世家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名
久矣見在何地肅曰見在府下權即時使人請入統與權施禮畢權
見其人濃眉厥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恠權便不喜乃問統曰汝平生
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
如統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太不相同權平生絕喜周瑜見統輕之心
中大怒乃對統曰汝且退待有用汝之時却來喚汝統長嘆一聲而
出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
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
操自欲釘船非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後宋賢有詩嘆曰

君臣道合是前緣不遇教人意慘然堪嘆鳳雛何命薄功名未遂
喪西川

魯肅出與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爭奈吳侯不能用人耳公且耐心
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

濟之才何愁功名乎留此但恐屈沉公實對肅言之統曰吾欲投曹

公云也肅曰明珠投暗耳可自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實

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作書以薦之公如此必令兩家无相攻擊

同力破曹幸也統曰此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迺往荊州來見玄

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轉報江南一名士龐統特來相投

玄德聞之入矣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

心中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欲何為也統不答出魯肅并孔明投

呈乃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

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釋義按一統心耒陽漢之縣名今在衡州府

缺一縣宰公且任之如後有缺却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

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遂勉強相辭而去統到此縣不理政事終日

嗜酒為樂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每有人來報知玄德言龐統將

耒陽縣盡發玄德大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耶遂喚張飛分付帶

左右去荆南諸縣巡視一遭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廓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卧不起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且未可輕忽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龐統衣冠不整扶醉而來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物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也統洋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百餘日並不理詞訟安得不廢政事也統曰量百里小縣安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看我發落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公務一時割斷吏皆紛然把卷上廳將詞被告人等環跪皆下統執筆食押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了畢投筆於地而對

飛曰難斷之事在乎曹操孫權耳吾視此輩若掌上觀文釋義上

現文謂展開即見視之易也量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遂下席而謝曰先生入

才小子安知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魯肅所薦之書飛

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吾恐未盡信耳飛與孫乾曰非汝

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細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

曰吾一時之失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於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且終為他人之所用實可惜乎哉建安十

二年冬十二月朔日東吳魯肅拜書

玄德看畢尚在懊悔之中忽報孔明回至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

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大廢縣事正欲問罪孔

明笑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當日中所學勝亮十倍亮嘗有薦書在十

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却得子敬書如此如此孔明曰大賢

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却得子敬書如此如此孔明曰大賢

若處小任多以厝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又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玄德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可宜重用。玄德纔悟曰：昔日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之弟與孔明共贊方畧，教練軍士，聽候征伐。時建安十六年夏五月也。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問計於眾謀士。荀攸曰：不必動京師之兵，可差人往西涼州取馬騰，就領兵南征，可得諸侯之心也。操然之。遂差人往西涼州宣馬騰。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桓帝時，其父名肅，字子碩，為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因流落隴西，與羌人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身長八尺餘，面鼻雄異，秉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胡多叛州郡，招募民兵討之。騰統軍有功，初

平中年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為弟兄。當年奉詔，乃帶次子馬休、馬鐵、兄子馬岱，并全家老小，皆赴許昌，留長子馬超守邊。於路到京，先參見曹操。次日乃面君，操封馬騰為偏將軍，馬休為奉車都尉，馬鐵、馬岱皆為騎都尉。就領關西軍馬，尅日出征，收服劉備。騰謝

恩畢，未及起行。一日獻帝宣馬騰入內，登麒麟閣。釋義：麒麟閣造以藏秘書。

宣帝朝圖功臣霍光等十一人於上，今西安府也。共論舊日功臣宣騰，近前昇退左右。帝曰：

卿知汝先祖乎？騰曰：臣祖伏波將軍，名列青史，深荷聖朝之大恩，豈不知之？帝曰：汝能效汝祖力，扶漢室，以誅逆賊乎？騰曰：臣已領聖旨去討反賊劉備也。帝曰：劉備乃漢室宗親，非反賊者也。反賊者曹操也。早晚必篡朕位矣。所降詔旨，皆非朕意。卿思先祖，何不與朕圖之？

騰含淚奏曰：臣昔奉衣帶詔，與國舅同謀殺賊，不幸事泄，非無此心力不及耳。帝曰：朕畏曹操度日如年，今操付以兵權，可就而謀之，勿復泄漏。騰曰：臣願以全家報陛下。帝大喜，騰欣然領命而出。遂與三

子商議皆有報國之心。忽值曹操催督起軍，又遣門下侍郎黃奎為行軍參謀，請黃奎議行兵之事。置酒痛飲，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使吾心切齒之。雖誓誅反國之賊，今不想又被反賊之使，實不忍也。」騰曰：「宗文釋義：宗文黃奎以誰為友，則以誰為正人也。」奎曰：「欺君罔上，以正為邪，乃操賊也。」騰曰：「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之曰：「汝祖乃漢代名將，今汝從賊而欲害皇叔，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耶？」騰良久而言曰：「宗文真心耶？否耶？」奎爵指流血為誓，騰遂以心腹告之。奎曰：「吾死得其所矣。」二人商議，檄關西兵到，請曹操點視。就點軍處殺之，約誓已定。黃奎回家，恨氣不收，似欲平吞曹操者。其妻再三問之，皆不肯言。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百般無計。其妾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皆說皇叔仁德，曹操姦誰何耶？」却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

机事不容則害成前
時操賊耳目更多
羽與已成安可不慎
承敗于奴妾奎又
敗于妾信小女人
不可謀事也可為
所信妻妾之言者
戒也

春香亦該斬

室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自知禮，何況我乎？」恨者欲殺曹操也。妾遂密告於苗澤，却說關西兵至許田，馬騰黃奎請操點軍，並入相府，操喝左右拏下馬騰。騰曰：「何罪？」操曰：「吾保汝為將，汝反欲殺吾耶？」二人抵語，操喚苗澤一證。黃奎無言可答。馬騰大罵曰：「腐儒誤我大事矣！兩苗欲殺國賊，不幸泄漏，此蒼天欲興姦賊而滅炎漢也。」操下令將馬騰、黃奎兩家良賤共三百餘口斬於市。曹馬騰二子對面受刑。關西大叫哀哉。操喝散只走了姪兒馬岱。澤告操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爾為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亦皆斬之。」靜軒先生觀此有詩曰：「苗澤因私害盡臣，春香未得反傷身。老天何事容奸劣，詭計謀誅化作塵。」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圖之。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

孫權必自死矣。江南西川亦歸丞相。操大喜。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馬超與兵取潼關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潁川許昌人也。陳寔之孫，陳紀之子。名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目今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時丞相可命上將親提大兵會合。涪之衆逐取江南，則孫權求救於劉備，劉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孫權矣。其孫權力乏，兵衰勢敗，江東之地先為丞相所得。若得江東，則談笑連荊州，一鼓而可平收矣。若得荊州，則進退無門，西川亦屬丞相也。」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逐下江南，令合肥張遼準備糧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吳侯孫權，權聚衆將，兩謀張昭進曰：「昔魯子敬與劉玄德有恩，其言必從。更兼是吳中位婿，可差人往子敬處教急發書過荊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則江南之患可解矣。」孫權即差人往子敬處，令求救於玄德。魯肅遂修書遣人到荊州。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見了玄德，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動江右兵，也不動荊州士，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肥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退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近操賊戮滅馬騰全家，其子馬超見統西涼之兵，必恨操矣。主公可作一書，結搆馬超，超必與兵入關搆豈有下江南之閑暇乎？」玄德大喜，即時令孔明作書。遣一腹人徑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卧雪地，羣虎來咬，驚覺心疑，次早聚各寨將佐都到，起管下八寨，有八員頭目，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這八部軍馬共二十萬，超自有六萬餘。當日會聚衆將，超言夢中之事。衆未及言，忽帳下一人

可解矣。孫權即差人往子敬處，令求救於玄德。魯肅遂修書遣人到荊州。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見了玄德，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動江右兵，也不動荊州士，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肥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退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近操賊戮滅馬騰全家，其子馬超見統西涼之兵，必恨操矣。主公可作一書，結搆馬超，超必與兵入關搆豈有下江南之閑暇乎？」玄德大喜，即時令孔明作書。遣一腹人徑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卧雪地，羣虎來咬，驚覺心疑，次早聚各寨將佐都到，起管下八寨，有八員頭目，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這八部軍馬共二十萬，超自有六萬餘。當日會聚衆將，超言夢中之事。衆未及言，忽帳下一人

全傳三國演義卷之六
三十一
鬚禿袍空老賊奸魂隨日落

馬超興兵取潼關



全傳三國演義卷之六
三十二
關崩地裂將軍英氣觸天高



立於當面。其人生得面黃睛突，身長八尺，見為八部省將。乃超帳前，心腹校尉。南安狃音道道人也。姓龐名真，字令明。對超言曰：「雪地遇虎，不祥之兆也。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忽一人至前，哭拜於地曰：「叔父并弟死矣。」超視之，乃伯弟馬岱也。超驚問為何。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力殺操，不幸泄漏，兩家皆斬於市曹。惟岱跳牆走脫，扮作音蓋者出城，受千生萬死而來。」超哭倒在地。眾將寬解，忍報荊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超拆封視之，書曰：

備頓首百拜。征西大將軍麾下，伏念漢室不幸，而遭遇操賊專權，黎庶凋殘，致使姦臣秉政，欺君罔上，結黨成群。天下之人無不欲食其肉也。令尊翁忠義聞於四海，今被操之所害，此本不共天地同日月之讐也。為子之道，安忍坐視？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敵操之勢，備當舉荊襄之眾，以逼操之威。則逆操可擒，姦黨可滅。雙眉可報。漢室可興。誠能如是，幸莫大焉。書不盡言，立待回報。建安十六

年七月上旬日書

馬超看畢，即時泣淚回書，使回荊州。超隨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超往見之。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特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弟兄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遂扶起而言曰：『吾與汝父結為弟兄，安忍害汝？故請汝來觀書。汝若興兵，吾當相助。』馬超拜謝，遂將操使者推出斬之。盡起大軍，望潼關奔殺而來。長安郡守鍾繇音繇一面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繇引軍二萬，離長安百北府，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十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踏平村野，圍住長安。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廓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得長安。罷息進計於馬超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音鹹甚不堪。」

食更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且收軍退。如此如此，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與各部，盡教退軍。當晚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而退。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於西門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從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衆皆畏懼西涼兵，又來多取柴水入城，往來紛紛，不計其數。初時也自計較，後三日心安，大開城門，放人出入。第五日，人報馬超引八部兵又到，軍民奔競入城。鍾繇教城上守護，繇自引部心，各門提調。却說西門守將鍾繇弟鍾進，正在城頭上防禦。馬超直來城下大叫：若不獻門，老幼皆誅。鍾進也在城上辱罵。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惠在此，立斬鍾進於馬下。補註：原來龐德獻計，故意退兵，却扮作打柴軍，惠引手餘勇士，左衝右突，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補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明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却說鍾繇退守潼關。

關飛報曹操知失了長安，那有征南之意，遂喚曹洪、徐晃、先遣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並皆斬之。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命，星夜便行。曹、諫曰：兄弟性躁，誠恐慢事。其當一往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隨後也起。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軍士中更有能言快語，聲名響亮者，逕來關下，把曹、諫三代致罵。曹洪大怒，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十番來，曹洪只要廝殺。徐晃是苦苦當住。一過九日，當日在關上看時，西涼兵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精兵，殺下關來。徐晃恐怕有失也，領兵隨後趕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得勝，迤邐追趕。徐晃急縱馬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殺木曹洪。徐晃急奔關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

出左是馬超。右是龐惠。混殺一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隨後西涼兵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惠直殺過潼關。連夜追殺敗軍。行不數里。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翻身自殺。到關下。馬超救了龐德。上關。曹仁自回。於路接到兩程。迎著搦軍操。知失了潼關。遂喚曹洪入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釋義按一統志。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四十里。歷代皆為要地。本朝於關內置軍衛防守。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姦計。搦曰。曹洪年幼。驟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以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因此趕去。操大怒。喝斬曹洪。兩班文武皆跪而告曰。權且計罪。後有功。唯罪無功。誅之。曹洪服罪而退。操次日進兵。直扣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立起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西涼哨馬。直到寨前。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

兩邊各布陣圓。操出馬於門旗之前。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箇箇英雄。一人手執長鎗。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超。字孟起。上首者龐惠。下首者馬岱。背後八員健將。一字兒擺開。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與超曰。汝乃各將之子孫。何故背漢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吾父弟。不共戴天之讐。吾當活捉。生食賊肉。一駝馬一條鎗。殺過陣來。當日勝負。還是如何。下回便見。

馬孟起渭橋大戰

時建安十六年秋七月下旬日。曹操自與馬超對陣。志氣鎗縱。馬衝殺過來。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聞到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不三合。敗走。李通出迎。超奮神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於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子弟兵。抖搜精神。衝殺過來。操兵大敗。左右將佐皆敵不任。被馬超龐惠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

挽日長呼箭响青空鵬易落

馬孟起渭橋大戰



遠河大戰劍揮白雪鬼應號



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了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就掣所佩劍。斷其髯。車中有一人。將操割髯之事。告於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頭而逃。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惶惶脫錦袍。劍割髯鬚應是信。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見一人身穿白袍。銀鎧。眾皆知是馬超。各自逃命。四散去了。只撇下曹操。起履聲大叫曰。曹操休走。飛馬趕來。操驚得馬鞭墮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鎗搠來。操透樹而走。超一鎗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一箇小將軍。大叫一聲。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趕住馬超。操得命走脫。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恐被所拏。因此棄了曹洪而

西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因此不折了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遂與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操傳令教軍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甚是強壯。豈使長鎗。若非選箭弩迎之。則不可當也。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鎗。安能便刺於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退而言曰。丞相自來征戰。身當於先。今一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各不知其意。細作報來。潼關馬超添二萬力。生其乃是羌胡部落。前來助敵。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如之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之。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出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

津釋義

浦阪津古今西安府朝邑縣東更黃河岸設有浦津關

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

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操曰明公之言正合吾意也與汝精兵四

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峪之中待我渡河正同時擊之徐

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時建安十六年秋八月也操

下令先教曹洪於浦阪津安排船隻留曹仁守寨操曰欲領渡渭河

釋義

渭河今在西安府城西有橋名曰渭橋漢武帝造此渭水以通茂陵

人報來盡言其事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唯備船隻以渡河此

必過吾之後也吾知其意當引一枝軍扣河拒住岸且操兵不得渡

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

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

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最善即使人探取

曹操幾時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北及人馬

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雜兵在中

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踞胡床釋義

按綱目漢書胡床即今之夜床

也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眾皆認

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胡床不動

按劍指約休閒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

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

頭視之馬超龐德離不得百餘步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

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拔住船邊欲爭上船

命船小將翻褚掣劍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急呼船望下水棹

去許褚立於稍上正用木槁撐之操伏在脚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

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遠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

操以左手舉為鞍遮之以右手撐槁用臂當箭馬超箭不虛發船上

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志未

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槁撐船一手舉鞍

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槁撐船一手舉鞍

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槁撐船一手舉鞍

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槁撐船一手舉鞍

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槁撐船一手舉鞍

護曹操後人右詩曰

臂挽鞍轡護主身，手持槁楫在波津。若非許褚傾心救，子孟德忠為

衆下人

考證

史信亦有言曰此日若無許褚曹公必亡矣

時有滑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相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人見之都回身爭取，得其牛馬者皆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後纜繫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前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賀。隨後來者皆戰慄驚惶，含淚而拜曰：「不曾侵犯貴體耶？」操大笑曰：「今日我幾為小賊所困，衆皆愕然。」操曰：「若非他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一人答曰：「滑南縣令領兵官丁斐也。」忽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為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來日必然復來，願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準備了也。」遂

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為寨脚。賊若來時，兵陳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土棚蓋河內，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擊矣。操連夜教人安排挑壕，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數內一將以力負操下船，如此救護去了。不知何人也。遂曰：「吾聞曹操帳前有一部將名曰虎衛軍，選極精壯之人，兩人領虎衛兵，已亡了一人，止有一人在。亡了首領，留巴吾人也。姓典名常，使雙鐵戟，重八十斤，真操之虎將也。見存者，誰國人也？姓許名褚，曾倒拔奔走之牛，人皆稱為虎癡。」釋義：謂勇猛如虎而救操者多，管是許褚也。如遇之，切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等關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勦除。」超曰：「吾始終只要拒住北岸，勿令兵渡河。」此為上策。遂曰：「吾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息為先鋒，跟叔父前，天於將兵五萬直抵滑南。」操已令衆將於甬道兩傍誘之。釋義：甬道乃甬道之類，以

藏軍士於中而龐惠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
外可以拒敵也。龐惠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
作陷馬坑內龐惠踴身一跳立於平地曹操掩殺龐惠立殺數人步
行砍出重圍韓遂已被困在坎心龐惠正迎曹仁部將曹未。被龐惠
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反復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恐東南而走
背後曹兵正趕之間馬超一軍接到殺敗曹兵復放出大半軍馬戰
至日暮方回計點得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亂鎗斃死者二百
餘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擄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
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操必走矣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不可
托人超自為前部令龐惠馬代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
渭北喚諸將曰賊折不多欺我未立寨柵必然來劫野營可四散伏
兵虛其中軍砲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衆將依令伏兵已馬
當夜馬超先使成宜引三十騎離六里之地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逕
入中軍操軍見得西涼兵到遂放號砲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

騎成宜被夏侯淵斬之馬超從背後與龐德馬代兵分三路蜂擁殺
來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許褚大戰馬孟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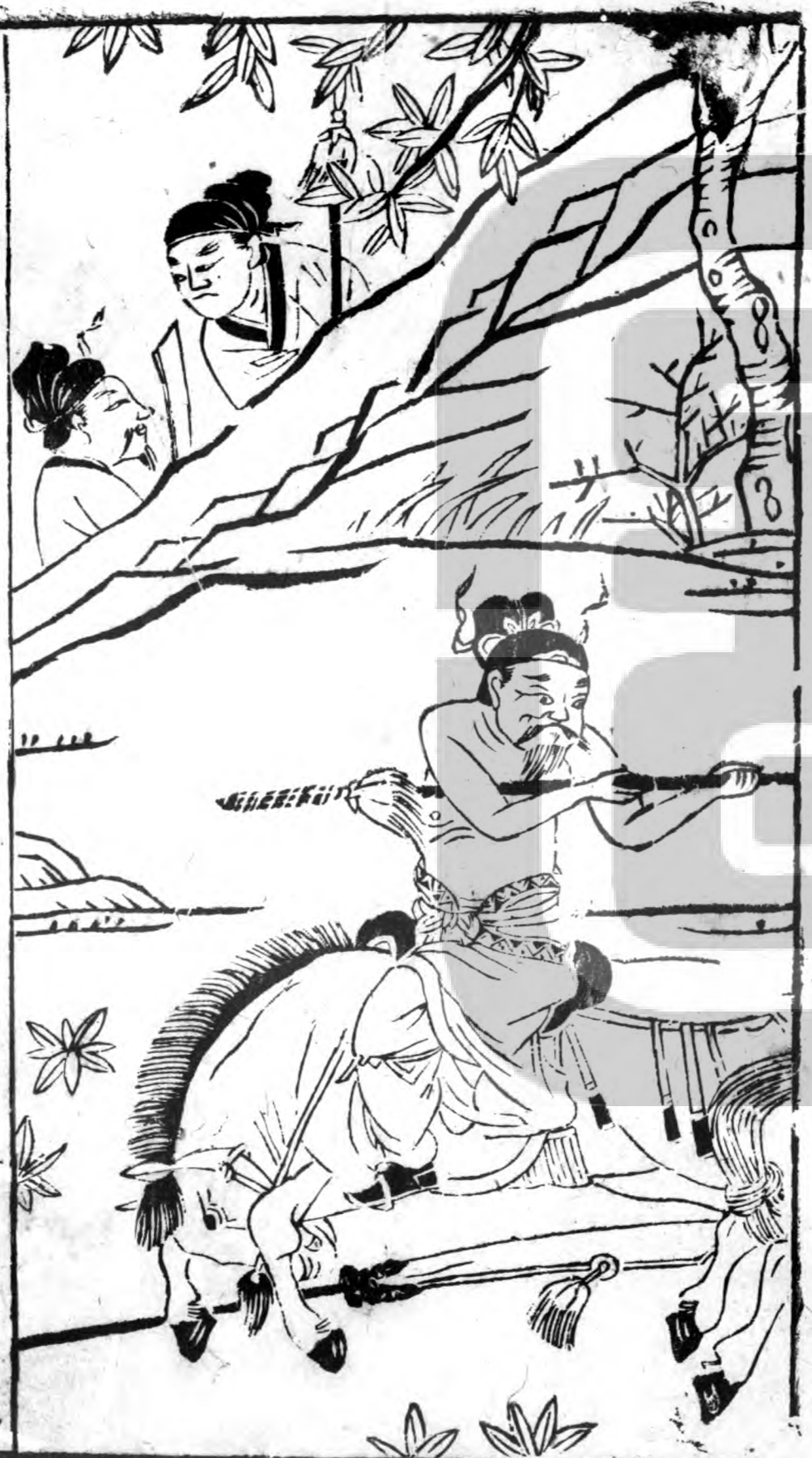
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收兵屯於渭口日夜分兵
前去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
軍馬兩邊夾河欲立營寨旋伐樹木立起寨柵舟糧草車輛穿連以
為屏障障人暗報與馬超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火種去。操軍見
超韓遂互換打旗南北兩岸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起烈火操
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
曹操為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謀士荀攸曰可取渭河沙上築起土
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聞之羞龐惠等各引五
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遇九日
盡聞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因此兩軍罷戰。却說曹操在寨

氣勢飛揚孟起
摧鋒應似虎

許褚大戰馬孟起



威稜震肅仲康
陷陣果如彪



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丈來見丞相陳說方畧請入看廿八人上
長下短鶴骨松姿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也
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知丞相跨渭安營久矣何不乘時
而用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願中教之子伯曰
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
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潑水比及天明城已就矣操大悟拜謝子伯
欲留重賞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培土潑水為
無盛水之具作縋囊盛水流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凍緊城墻
已完人報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
操得營寨心中大喜遂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後隨操揚鞭大
呼曰孟德車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自乘馬挺鎗而出操曰
欺吾營寨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何不早順歸降不失封侯之位馬
超其怒曹操意欲突前擒之見操後一人睡圓恠眼手提網刀勒馬

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而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者安在釋義評
虎痴而稱虎侯者操曰吾有虎痴許褚也謂天下草寇耶超大怒
蓋超以美稱之也操曰吾乃燕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懼之而
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與諸將
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得名後有詩曰
凜凜威風鎮九州當年許褚果如彪只因起軍前見天下從茲
播虎侯

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超極英勇不可輕敵釋義曰某誓死戰
即時使人下戰書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在寨中與韓遂商議
忽接得戰書超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此次日誓殺虎侯釋義
不稱虎侯而稱虎痴者殿之也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真為左翼馬岱為
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痴快出共決一死
戰當日曹操在門旗下回顧眾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言未絕許

褚拍馬舞刀而出與馬超大戰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俱換馬匹。又出陣前兩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騎上馬來與超交戰。雌雄兩軍大駭。又鬪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起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被褚閃過。將鎗挾住。便棄刀。兩箇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鎗桿。各拏下節。在馬上亂打。搦。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息馬。見操將亂出。兩軍鐵騎橫衝直撞。混殺一塵。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走入寨。馬超直殺到壕邊。操兵折傷大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與韓遂曰。吾見惡戰者。總不如許褚真虎痴也。却說曹操料馬超自覺氣驕。可以行計。密使人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瓦。聲於地曰。馬超不死。吾無葬地矣。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塞。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

滅馬賊。而回。遂引本部千百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只恐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追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操大驚。撥馬逃星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度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邊各罷兵。推過冬天。到春暖別生計策。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韓遂馬超願割地請和。各無侵犯。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來報。楊秋辭操而退。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汝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次後用間。諜音計。令韓馬相疑。一鼓而可破也。操頓足而大喜曰。天下高允以多相合。文和之謀。釋我表字也。吾心腹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

吾徐徐退兵還以河四之地操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與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姦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分輪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兩下隄備以防其詐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與曹操操顧曹誦曰吾大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在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衆將出營擺布戈戟十重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西涼之兵有不識操者皆出陣觀看前後重沓音撮動以萬計釋義重沓至疊雜也操跨寶馬而出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對韓遂曰丞相謹請單騎會話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京師皆育春年少遨遊勝景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

清平共樂耳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說罷轉背大笑相談有一箇時辰二人欣喜而別各自歸寨早有陣前一卒來報馬超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公不言吾何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却說曹操回寨與賈誦曰公知陣前之意否誦曰此計雖妙未足問二人為讐其有一策令韓馬自相讐殺矣操求其計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馬孟起步戰五將

賈誦獻計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緊處自相塗抹改易然後實封與韓遂必大驚小恠故意要馬超知超必索書看若看見上面緊要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自抹改也正應單馬會語之疑疑則必生亂矣却暗撈籠韓遂部下諸將互相間諜必擒超矣操曰此計甚妙

手掣單刀遠帳追呼山亦震

馬孟起步戰五將



步當五將渾天接戰月應寒



隨寫書一封將贖票要項盡皆改抹然後實封差一簽細人送過寨去
 多遣從人欲使超知也。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越
 逐來韓遂處索書看。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
 上如何都改了字。硬遂曰曹公原來如此。超曰豈有以草葉送與人
 那必是你怕我知。許細先改了。遂曰莫非曹公錯將草葉誤封了來
 超曰吾又不信曹賊是箇英雄之人。豈有差錯。吾與父併力殺賊
 汝何背我而向賊乎。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喚操再說
 話。汝在陣內突出一鎗刺殺便了。以顯真心。超曰若如此時吾方信
 也。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
 藏在門影裏。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遂將軍請曹丞相叙話。人報
 曹操喚曹洪分付如此。洪得令引數騎逐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
 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而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悞。言
 訖便回。馬超聽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

曰賢姪休狐疑我無歹心。馬超全然不信。恨怒而去。韓遂與五將商
 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武勇。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
 勝得曹操。他怎肯相讓。以某愚心。不如暗投曹公。各正言順。他日不
 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騰乃弟兄。安忍為之。楊秋曰。馬騰已
 遭誅戮。今主公欲為反臣之友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
 往。遂即時寫密書遣楊秋逐來。操寨說投降之事。操大喜。許封韓遂
 為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中放火。馬超共謀。馬
 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說重加官爵厚敬之事。約中今夜放火。裏
 應外合。遂大喜。就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拘集各寨軍士五將。常懸
 刀劍。侍立於側。遂設宴。懸請馬超。就席謀之。猶恐不能。張督持疑
 未決。操却差各將引輕騎於寨外巡探。早有人報與馬超。超曰。韓遂已
 同五將結連曹操。欲謀將軍。超大怒。即與龐德馬岱商議。各准備壯
 馬常帶鞍轡。提防廝殺。忽一人又報。五將與韓遂不特便行之。修

愈加忿怒帶親隨五七人先行龐惠馬代為後應超步行而死張見
各人與韓遂說話超竊聽之楊秋曰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夫忿怒
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耶衆皆大驚超一劍直刺遂面
刺去遂慌以手迎之砍落左手五將亦揮刀奔殺馬超超縱步
出帳外五將圍統泚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老明屢鮮血濺
飛早砍翻馬玩四將酒敵不住超奮威背欲又劍色與三將各自
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出帳後兩把火起超即
上馬時各寨兵皆起龐惠馬代皆至互相混戰秦因圍火起超領二
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右有夏侯淵西
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龐惠馬代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
微明西涼部將李堪領一軍橋下過超杖鎗縱馬殺之李堪拖鎗而
走背後于禁趕來禁開弓要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
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往

劉備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如飛
蝗之急超背後從騎一半下河往來突殺五七番兵厚不能出虎衛
看看趕上漸漸危急超於橋上大呼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
超獨在陣中尋路而出暗弩極多射倒坐下馬馬超墮於地上操
軍逼鎗刀近身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為首兩員大將乃龐惠
馬代也救了馬超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聽知馬超走脫
問有多少人馬一人答曰止有千餘軍士操曰諸多將士無分晝夜
務要趕到馬兒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首六將軍之次衆
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人困馬乏不能停住從騎漸漸皆
散步軍走不上者多被擒之行不到十數程被操兵趕殺數陣超回
顧時止剩得三十餘騎并龐惠馬代望隴西臨洮而去釋義隴西
西臨洮曹操親自追至安定釋義按一統志安定漢之郡名
府是也在今涇州平涼府是也知馬超
去遠方始收兵不追回到長安時荀彧請操班師回許都操得書下

令衆將畢集時韓遂已無左手作殘疾之人操教就於長安歌馬受

西涼侯之職補註後建安二十年五月韓遂殺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

守渭口釋義渭口陝西也是時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延

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韓信英布之勇因證韓信英布

時人信善用陣深得羌胡之心今丞相若不勦捕杜絕他日養成氣力

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又住於此

柰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與孤保之阜領諾保常康為

涼州刺史與阜領兵共屯冀城以防馬超阜領命臨辭曰長安必留

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初

賊守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

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請丞相教之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

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也吾故盛

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皆守南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

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為一甬道築水城欲賊知吾弱以驕

其心使不準備先使間諜然後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如

添兵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遠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

一年不可平復也今皆來聚作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離間也

兵多將累一舉可滅之矣吾故喜也衆將拜謝曰丞相神謀衆不及

也操曰亦賴汝文武之力也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軍長安所得

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一人可為京兆尹招諭流移民戶復業操

問何人淵曰乃馮翊高陵人也姓張名既字德容操大喜即命為京

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鑿駕出廓迎接令操贊拜

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播揚漢

中聳動一人乃沛國豐人也姓張名魯字公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

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父張衡行之修

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補註張角一般張衡死張魯

行之到此三輩。魯在漢中。自號為師君。其來學道者皆睡為鬼。十為

首者號為祭酒。領衆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釋義即萬戶移以誠信

為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即去投壇。使來人居於靜室之中。自忘已

過。當面首說與病者請禱之人。號為姦令。祭酒請禱之法。書病人姓

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一通放於山頂。以奏於天。一通埋於地。以

奏於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名為三官手書。如此之後。但病痊

可將米五斗。以賂暗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許容過往人量食

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以受天誅。有境內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

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巴蜀之地。近三

十年。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通進貢而已。當年聞操劍履上殿。漢中百姓於地下掘得一玉璽。進

與張魯。百姓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然來取漢中。百姓

欲前向君為漢寧王。以拒曹操。巴西閭閻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

餘。眾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寶融。不失富貴。

釋義桓文春秋時之桓桓也。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從于牛

谷。釋義子午谷在今西安府咸陽縣。今馬超奔入漢中者。數萬家。益州劉璋

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

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人報入川中。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焉之

子。焉字君郎。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荊陵支庶。因居於此。

後官至益州牧。以平元年。患病疽而死。州太史趙越等。共保璋。因

此為益州牧。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言。龐義為巴西太守。以拒

張魯。時魯欲動兵。龐義報知劉璋。平生懦弱。聽得張魯與兵心中

大憂。急聚眾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馬王

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此人是誰。下回便見。

張永年反難楊脩

劉璋視之出進言者益州成都人也官帶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鑿_{音頭}尖鼻偃蹇路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鍾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已掃蕩中原呂布二公皆被滅之南直抵於江漢北直抵於幽燕近又破馬超天下无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公與兵去取漢中以圖張魯劉魯豈敢望蜀中矣璋曰汝共建安十三年冬去荆州見曹公其不相任汝備恨之今何故欲此為耶松曰曹公在荆州時手下領百萬之衆事循_{音循}循_{音循}位_{音位}集_{音集}集_{音集}之屬_{音屬}豈有閑暇待人乎今在許都文武各執乃事松以利害說之曹公必興兵矣璋曰汝且試言利害吾聽之松曰某話間說起馬超有韓信_{音信}布之勇與丞相有殺父之讐今雖暫時兵敗久後必欲報讐今漢中張魯兵精糧足百姓尊之為漢王不久必然稱帝稱帝則必侵犯中原矣若次者惟大將耳若馬超急欲報讐必聚隴西之兵去救張魯以得

趁見所生翼矣魯超共出丞相何以當之不如乘超未接之前_{音中}无備一鼓而可破矣將此等利害之語更有_{音有}阻_{音阻}阻_{音阻}而_{音而}能_{音能}能_{音能}之_{音之}不患不諧矣今不早去若張魯兵動雖蘇張之辨曹公亦不聽矣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便發送張松赴許都松將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十騎辭劉璋行於路早有人入荆州報知孔明此時孔明有意圖川常使人入川探細因此得信知張松入許都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聽消息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下宅每日去相府伺候不見曹操操原來自西都回後_{音後}睨_{音睨}物表自謂得志不以天下為念每日飲宴无事少出国政皆在相府商議第三日張松方通得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立於前操問松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答曰為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之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中有劉備至少者帶甲十餘萬縱橫無可當者豈得

目視十行怪石形容睨物表

張永年反難揚脩



胸羅萬卷懸河才辯出人須



開發。故就此職耳。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知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豈足以教誨足下。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耳。吾令汝觀之。呼左右於厨內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看至尾，遍觀一次，共一十二篇，皆用兵之要法。松觀畢而問曰：公以此為何等耶？修曰：此是曹丞相酌古準今，依孫子十三篇所作。號曰孟德新書。汝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正好瞞足下。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以成帙，未傳於世。汝言蜀中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暗誦之。修曰：願聞一遍。松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聽知大驚，遂下席而拜。之後有詩讚曰：

古在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楮。書膽量包西

蜀文章貫太虛，千經五萬論。一覽更無餘，揚修曰：公一覽無餘耳。二人相對大笑。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然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蜀使張松乎？操曰：容貌不堪，言誕不遜。吾故慢之。修曰：若以貌取人，恐失天下之士。丞相尚容一襮，無何不納。張松乎？操曰：襮，衡文華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休言。倒海翻江之辯，朝風月之才，適來將丞相所撰孟德新書，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瓶瀉水。如此博聞強記，世之罕有。公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暗誦。操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否？遂令扯碎其書，燒之。考證：孟德新書不可考。今孫子兵法有魏武此帝註疑即此。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書至崇世宗時方刊板。皆本三國志。大國氣象，操曰：此人不知吾用兵耳。來日吾於西教場點軍，汝先引也。來教見吾調遣蜀中去，就待吾下了江南，收川未遲。修回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軍，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無虛甲，鮮

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戟參地。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散影。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前。指而云。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耶。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英雄。但以仁義定天下之士。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怯之意。松有相貌視之心。楊修頗以目視松。操與松曰。吾觀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非止能令人榮。亦能使人滅族。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也。操曰。汝既能知吾用兵。何不畏服。松曰。丞相昔在濮陽。敵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將。割髻棄袍於瀟關。此皆無敵於天下。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即推出斬之。楊修急諫曰。松雖可斬。奈何從蜀道而來。入貢。恐傷蠻夷之心。有知者謂此人口出不遜之言。不知者謂丞相嫌禮物之微。故斬。來使操怒氣未息。苟或苦諫。操方免死。令亂棒打出。張松歸館。全運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

欲獻西川州郡。誰想如此慢。人我故辱之。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取笑。吾聞荆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人莫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見於主。見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荆州界上而來。前至荆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粧軟扮。道相迎。那大將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大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松問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奉主公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護送大夫。以衛回程。言罷。軍士捧過酒食來。雲跪而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遠接。却又那曹操。以慢我。遂與子龍飲了數盃。上馬同行。來到荆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舍。見門外兩邊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頭前施禮曰。奉主公命。玄德將命為大夫。遠涉風塵。遣關某。雲某。長同入館舍相待。酒禮早已設畢。雲

長子龍再三謙讓而後方坐。殷勤相勸飲至更闌。宿了一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遠一簇人馬到當中，乃是大漢劉皇叔。左有卧龍，右有鳳雛，遙見正松，早先下馬等候，相見。玄德曰：「久聞大

夫高名，如雷灌耳，孤雲山正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出蒙不棄，到荒州暫歇。車馬片正以叙渴仰之私。未知大夫肯容否？」松大喜，遂上馬。皇叔等與正松正轡而入荊州，設宴管待。坐間只說閑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亦不正勸問劉璋安樂否，并川中人品。松一一對答也。只等劉玄德開言，然正後說之。玄德并孔明亦默然不題。松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那孔正權且安身。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取討今我主，因是女婿故正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願正他皆漢之正蠱謀賊以正霸正迫居之，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豈敢望居高位正而守城池乎？」松曰：「不然，天下者非一人之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況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即帝位，亦不分外。玄德拱手惶恐而謝曰：「如公所言，吾何敢當之。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題起川中之事。松辭去，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與松曰：「甚荷大夫不外，肯留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日聽教。」音然淚下。張松自思：「玄德有堯舜之風，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松遂言曰：「松亦朝暮趨侍，思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以正戀之地矣。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跡之所而容身也。」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地靈人傑，帶甲十萬，智能之士，人慕皇叔之德，若起荊州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刘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擺動乎？」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也。」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

之張魯在北為人不可武嘗謂不明號令不行人心離散思得用上松
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姦雄欺君罔上終為漢朝大
禍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次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
史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明公之
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恩備雖艱窘亦劉季王與備同宗若相攻之
恐天下人唾罵松曰明公知天時人事乎若以人事而背天時恐日
月逝矣大丈夫處世當以努力建功立業着鞭在先今若果時不取
為他人取之悔之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
軌馬不得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松於袖中取出一圖迺與玄德
曰松感荷難盡故獻此圖上報明公知遇之恩也但將此圖觀看一
日便知蜀中之道矣玄德畧展視之上面畫寫着地理行程遠近濶
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又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
心復契友二人法正孟達也此二人必能相助矣如二人到荆州時

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相期心當
厚報松曰松遇仁義之主不得不盡情告焉豈敢望報乎二人相別
孔明龐統皆拜於長亭之子雲長等皆送數十里方回張松望西川
而去玄德等自回荆州却說張松回益州先來見友人法正正字孝
直石扶風郿人也賢士法正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
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議之法正曰吾
料劉璋非其主也巴右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有何疑焉待吾
卿兄孟達同議以頃孟達孟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
大笑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
之合獻典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當也三人撫背大笑法正曰法明
日見璋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荆州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
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
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皆不敢輕

犯西川璋又曰如何解之松曰見居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加之
本人仁慈寬厚有長者之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
魯乎主公何不遣使齎書以結好之使為外援足可以拒曹操張魯
蜀中可安矣璋曰言有此心又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
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送
精兵數千今玄德守禦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然而入汗流滿面大
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言者
是誰下回便見

龐統獻策取西川

進言者乃西閬中巴人也姓黃名權字公衡見為劉璋府下主簿璋
問曰吾結好劉玄德為一家汝何故出此言耶權諫曰某居西蜀素
知劉備為人斯人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曹操尚自寒心其
餘何足論也斯人近得士心甚得民望兼有諸葛亮智謀關張英

越而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則劉備安可伏低
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若聽其言則西蜀有泰山之
安若不聽其言則主公有壘外之危矣張松昨日從荊州過必與劉
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蜀萬幸也璋曰若如此張魯到
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
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此是慢計也璋不從遂遣法正便行又一
人阻而諫曰不可不璋視之乃張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而言
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
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疥癬之疾劉備入川是心腹之大患也
劉備世之梟雄也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吳侯便奪荊州心術如此
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之西川休矣璋叱之曰再休亂言玄德是我宗
兄他安肯有奪我基業之心也便教扶二人出送命法正便行後有
詩曰

定策取川笑指山河歸帝子
○
龐統獻策取西川



獻謀入蜀為言民物屬皇家



四海鯨吞百戰秋。堪嗟季玉少機謀。當時若取黃王諫。安得西川便屬劉。

法正離益州。遂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響。為道崎嶇。未及賞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此。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賜念同宗族之親。以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勦滅狂寇。永為唇齒。自有重酬。書不盡言。專候車騎。建安十六年冬十二月。宗弟劉璋再拜奉書。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玄德於筵上屏退左右。與正曰。久仰。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為道。蓋聞馬逢伯樂而嘶。釋義後漢語曰。眼驥良馬也。因於馬車。負而上。虞坂見伯樂而嘶。

長鳴也。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異乎。玄德曰。

備一身寄客。未嘗一不傷感。而嘆息常思。鷓鴣尚存一枝。釋義鷓鴣鳥之極小者。李義父味鳥云。上林多少。奇不借一枝。枝。狡免猶藏三穴。

釋義後漢馬援曰。狡兔三穴。惟免死。何況

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之。奈劉季玉同一宗室。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立事。剛而無勇。

柔而太弱。此業不久。已屬他人矣。今付與將軍。此機會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之。其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倘使天

助。實出公之所賜也。暫請少歇。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送法正歸館舍。玄德尚自沉吟。龐統不退。笑而言曰。事有不決。疑惑其心者。愚

人也。主公仁智高明。何太疑邪。玄德問曰。以公之言。當復何如。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

萬。土廣財富。誠以為可資大業。而王霸足成也。幸張松法正以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惑哉。某故笑之。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

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捨天下吾為此不忍也後史官看到這裏作詩讚曰

累功收川意已深誰知玄德尚沈吟不因小利忘公義便是當年

二堯舜心

龐統答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也若拘執於禮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用之且兼弱攻昧五霸之事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歷代以來多以權變而得天下用仁義以守之主公孰思焉玄德拱手而謝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去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之孔明應允了次日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

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馬步兵五万起程臨行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到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四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動以萬計璋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並皆一新主簿黃權忙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也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之姦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踈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大喝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之權叩首碎破流血滿面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箇璋叫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黃公衡表字也直言不納欲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切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

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二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失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黃公衡忠義之言何不納之君容劉備入川是縱虎於山林也何能制之乎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背親而向疎也再言者必執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與主公守關諸將恃功驕傲欲有外息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如公所言深於吾有益也次日上馬出榆橋門前面人報廣陵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手持文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劉璋教取所執諫文以觀之其文曰

益州從事臣廣陵王累泣血懇告而言曰昔古者堯立敢諫之鼓舜置誹謗之人食苦口之味納通耳之言楚懷王會盟於武關不聽屈原之諫囚于秦邦吳夫差約會於黃池不納子胥之諫誘於

越國今主公輕離大郡與劉備相見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沐回心斬張松于市曹絕劉備之盟約則蜀之老幼萬幸矣主公之基業萬幸也惟垂察焉

劉璋觀畢大怒而言曰吾與仁者之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音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惜哉自割斷其索暈死於地後史官有詩嘆曰

自古忠臣多喪亡堪嗟王累諫劉璋城門倒吊披肝膽身死徒有姓字香
前軒先生有詩嘆曰

荆州兵已入疆場却想區區作預防自古山河歸帝子徒將苦口諫劉璋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而來後車乘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来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音涪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之厚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之於是所到之

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二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失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黃公衡忠義之言何不納之若容劉備入川是縱虎於山林也何能制之乎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背親而向疎也再言者必執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與主公守關諸將恃功驕傲欲有外息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如公所言深於吾有益也次日上馬出榆橋門前面人報廣陵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手持文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劉璋教取所執諫文以觀之其文曰

益州從事臣廣陵王累泣血懇告而言曰昔古者堯立敢諫之鼓舜置誹謗之人食苦口之味納通耳之言楚懷王會盟於武關不聽屈原之諫囚于秦邦吳夫差約會於黃池不納子胥之諫誘於

越國今主公輕離大郡與劉備相見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沐回心斬張松于市曹絕劉備之盟約則蜀之老幼萬幸矣主公之基業萬幸也惟垂察焉

劉璋觀畢大怒而言曰吾與仁者之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誨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惜哉自割斷其索埋死於地後史官有詩嘆曰

自古忠臣多喪亡堪嗟王累諫劉璋城門倒吊披肝膽身死徒有姓字香
前軒先生有詩嘆曰

荆州兵已入疆場却想區區作預防自古山河歸帝子徒將苦口諫劉璋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而來後車乘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来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涪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之厚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之於是所到之

處秋毫無犯。提老携幼，蒲路觀瞻。焚香禮拜，玄德皆撫慰之。忽張松遣心腹人見法正，正得書知其意，遂來見龐統。正曰：「近張松使客書到此，今於涪城相會，疾便可圖之。大事即定矣。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不可言，待二劉相見了，方進言之。」若預走泄於中有變，法正乃秘而不言矣。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講禮畢，備揮淚以訴漢朝宗族，延散各回寨中安歇。璋與眾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為外助，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此羽翼，當夜脫所穿綠袍，并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璋對眾官喜而言曰：「吾結好玄德，夜卧安矣。」時手下將佐劉瓚、音荀、考證、冷苞乃川中名將，此姓最稀。、秋左傳內有周大夫令州鳩、張任、鄧賢，這一般兒，蜀中文官武將曰：「主公且休為喜，劉備心意難測。寨中有剛難以度量，倘一時有變，不可量也。」璋笑

曰：「汝等皆心術之人也。吾兄豈有外心哉？遂歸帳中而宿。却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諫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王動靜乎？」玄德曰：「季王真誠實吾弟也。」統曰：「季王雖善，其劉瓚、張任等各抱不平，睨視主公中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豈若來日設宴請季王赴席，于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不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方德曰：「季王是吾同宗骨肉，誠心待我，更兼吾初到蜀中，惡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然矣。公之謀雖霸者亦不為也。如此則不義矣。」統曰：「非統所見如此，是法孝直得張松親書所言事，不直遲，只在早晚可圖之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為自己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王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父之讐，其人必取也。今主公不可又住當速圖之。竊謂王公遠涉山川，驅馳士馬，既到此地，造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其狐疑之心，遷延日久而為計失，不但如此，又恐机

國朝書影卷之
被他人所弄。那時主公何以立着。不如乘此天與之時。人歸
定其無備。以立基業。誠有為之時。不可失也。此時法正再三
說玄德取蜀不知玄德心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一年。壬子歲。至建安十六年。辛卯
歲止。四年事實。

國朝書影



